

◆成长

麋鹿诗人

邵阳师范学校希望文学社 宋永艳

梅雨时节,独行在一条青石板路上,绕过乌云密布的山尖,我看见百来颗小星往南方倾泻成一艘光舟,载上它们心仪的姑娘横渡过银河。那个身着金缕衣歪坐在星堆里的南方姑娘,我猜它是叫弯弯。“弯弯,弯弯”,我一面呼唤一面抬起头认真地看着她。她也俯下身子来看我,好像说了什么。风声太大了,我没有听清楚,算了,继续赶路吧。

我走了很久,终于忍不住回头想看看我的故事在小路上绵延了多少公里。心酸的是,原来这弯弯绕绕的青石板小路上并没有留下我的脚印。我叹了口气,一屁股坐在路边的草垛上,一个懒腰还没伸完却瞥见了弯弯正在我的头顶上眯着眼笑。噢,有个美妙的姑娘不声不响跟着我走了好长的路。我必须麻利地站起来,然后像个绅士一样继续风度翩翩、神采奕奕地往前走。我的心跳得很厉害,突然很想知道一开始她轻轻柔柔开口却被风

吹散在空气里的声音是什么。

我想着,走着,两旁的风景换了又换,这条路似乎还没有到尽头。现在,它带着我,绕进一个美丽的小村落,穿着蓝花布长裙的大婶递来一竹筒青稞酒,她笑的时候鱼尾纹挤到一起,看起来很善良。她说:“你是第九十九个流浪的诗人,忍受了一路孤独,快进屋来坐吧。”我指着头顶说:“不孤独不孤独,我有弯弯啊。”我抬头,咦,弯弯不见了。

我慌了,傻了,焦急地推开那筒青稞酒,转着圈大喊了十几声“弯弯,你在哪里”,回音略大,吓哭了两个正趴在篱笆下看蚂蚁搬家的小男孩。蓝花布大婶笑着扯着我的衣袖说:“傻孩子,快进来。”我心慌意乱地跟她走进篱笆,咬着下唇坐在院子里用绿色藤蔓缠好的秋千上。

闻着满院格桑梅朵的味道,我快睡着了。不行,不行,上天给我生命,一定不是要我停留在这里,我是个像麋鹿一样的诗人,我喜欢奔向远方,再奔向更远方。我离开那只秋千,篱笆

下的男孩呼呼大睡,梦里还不时哽咽两声。

再见噢,飘着青稞酒味和格桑花香的村落,我要走去更远的地方。可是,我的脚突然不听使唤,它完全没有了跨出那道篱笆时的干脆,也许,我要先回去找那位披着金缕衣的弯弯姑娘。

我一路狂奔去那个草垛旁,喘着粗气,像丢了新娘的诗人。新娘,想到这里我也吓了一跳,真可笑,有哪个诗人带着新娘一起流浪呢?可是弯弯,我想找到你,找到你。我枕着草垛望着天上的乌云,担心是不是它吞噬了我的弯弯姑娘。

头一回这样子担惊受怕,我睡着了,看到弯弯小心翼翼地提着金缕鞋朝我走来,我就知道我是沉沦在梦境里。我还听到风又把弯弯那天的声音拼在一起,她说:“亲爱的诗人,鹿是一种不会停留在任何地方过夜的动物,而我,朝死暮生,你没办法在竹筒上刻下我的诗了,对吗?”

◆诗园

考古(外一篇)

张乐

昨日在荒凉上
碰见了正循西而上的磷
他们来自于
那缝隙里的光辉处
黑衣人
强行穿梭在生锈的坦克轮间
我无心理会
却看见一颗火红的心脏
随浆汁融进筛管里
远方的炊烟如仙女的裙袂
在青日里摇荡着风
天际下的半杯黄油里
爬满了白玫瑰花瓣
晚霞
把北极光当做手中旋转的笔头
画出另一个自己
而我手举着长矛和钺
在
沙漠掘出一眼清泉

将这些
统统都丢进历史的长河里

晨

我走在一个随风飘摇的早晨
树枝都在空中舞动
银白色的瓷月藏在蓝天之际
没人能说出此时云朵的颜色
一排翘着尾巴的宠物房
也学着农家小厨的模样
大肆翻炒
我摘下一片竹叶
上面布满腥红的漆点
它躺在一群焦黑竹炭的怀里
妄想寻找凋零的芭蕉
然而今早被我灌进胃里的
土豆
正是这个凛冽的早晨里
生得最茁壮的精灵

◆青春

不见南方不见雪

隆回县二中默深文学社 肖竹园

我说我要去南方,你说这就是南方啊。

我说我要去没有雪的南方。

那里有永远的阳光明媚,永远的花开不败,永远的四季如春。那里有我不认识的人,有我不知道的街,有我不喜欢的夜。那里没有安静的亭子,没有曲折的小路,也没有你。

这样冗长的日子使我疲惫不堪,厌倦不已,我想去我爱的南方。

以后,不能和你一起念书,一起傻笑,一起难过了。感冒的时候有人照顾你吗?难过的时候有人安慰你吗?开心的时候有人陪着你吗?这些我都无从得知了。

终于到了我爱的南方,我发现,这里有我爱的玫瑰,有你爱的巧克力,这里有我爱的车水马龙,有你爱的璀璨灯光,这里有我爱的阳光大道,有你爱的田径球场。

没有雪的南方四季如春,花开不败,阳光明媚。我渐渐爱上了喧闹的夜,熟透了那些街,认识了许多你不认识的人。独自走在繁华的街道上,耳边总会传来你喊我名字的声音,看到了超市里的海带也会想起你对它过

敏,有精致的巧克力也会买下来收着。

我曾想要的这里都有,唯独没有你。在这四季如春的南方,我时常感到寒冷,像极了那句歌词——“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纷飞,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”。

你知道今年的南方下雪了吗?像极了我们一起走过的冬日。你知道南方的我有多难过吗?总是会想起我们在一起的时光,你知道我已经到了我爱的南方了吗?一点也不像我曾和你所说的那样。这里不会有雪花飞舞的冬天和四季如春的你,原来你才是我的南方。

我听不见你思念的声音,看不到你难过的表情,触不及你麻木的心情。北方的你还好吗?今年的大雪纷飞是不是很美?今年的寒冬腊月有没有很冷?今年的你过得好不好?愿你能遇到属于你的南方,拥有属于你的幸运,愿你今后人生路漫漫,全是掌声与玫瑰。

你的城市,玫瑰开了吗?
我的南方,再也见不着了。
不见南方不见雪,我也未曾遇见你。

◆观察

贺兰山纪行

武冈市二中1318班 黄孟楷

暑假去了贺兰山。一路上我很兴奋,因为我喜欢欣赏山上那层层叠叠的绿色。可到了山脚下,我真的呆住了,这里没有层层叠叠的绿色,只有陡峭的山崖、光秃秃的岩石,偶尔有地方长出几棵草来也是那种瘦瘦的灰绿色。塞外的荒凉毫无遮掩地展现在我的面前。我已没有当初的兴奋,只是默默地走着,毫无兴致地看着这枯燥的“风景”。

“这儿除了昆虫、生命力特强的老鼠之类。应该不会有其他大的动物了吧。”我自言自语着。话音刚落,对面的山腰上便有一道黑影闪过,我定睛一看,什么也没有了,有的还是那些灰黑色的石头。我以为刚才只是眼花了,或是出现幻觉。可过了一会儿,又是一道黑影闪过,这回我看清了,那是一只羊,我知道它叫岩羊。它那灰黑色的身子与周围的岩石融为一体,如果不动,是很难被发觉的。它那矫捷的身姿与高昂的头颅,证明这里并不是毫无生机的地方。

欣赏了一会山脚下的岩画,太阳已经不知不觉地升到了头顶。在塞外阳光的暴晒下,我有点口干舌燥,心想这里要是有股山泉多好啊。但看到旁

边那早已干涸了、被大大小小的石头铺满的河床,我苦笑着摇摇头,看来只能回宾馆才能喝到水了。走了不远,我突然听见了哗哗的声响,好似瀑布的声音。我感到十分诧异,心想都没有水流到河床上来,哪里会有瀑布?更何况是这样的“穷山秃岭!”一定是过度口渴而产生的幻觉。

但凝神静听,分明是水声啊。一来我口渴难耐,二来我向来有好奇心,就决定循声探个究竟。我想,如果那是水声,也只能是一股小山泉,一流出来便蒸发了,要不怎么没流到河谷里来呢?不料越往前走声音越大,走到山谷尽头,只见一道大瀑布从几十米的高空飞流而下,在山脚形成一个深可见底的水潭。我捧起水尝了一口,甜甜的,没有异味,便痛快的大灌。解渴后,我不禁赞叹大自然的的神奇,竟然在这种干旱的地方“爆”出这样的瀑布来。

我想看看水流为什么不能流进那河床中,便顺流而下。走着走着,拐了个弯,水流就不见了。我很诧异,又回头重走一段,最终在拐角处,看见水流涌入一个洞中……大自然真是一位神奇的魔术师。



紫云英

刘玉松 摄

◆感悟

答案在风中飘荡

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中学高二五班 刘洪伯

中国,南京,南京大屠杀纪念馆。空寂而幽暗的尾厅。只是,每隔12秒,便有一滴水坠落,“叮咚”,随即,黑色墙壁的某处,便有一张照片闪现。仅仅留给一个曾经的生命12秒。这是六周内,三十万生命被剥夺体温和的平均时间。

我不知道设计师为什么让水滴承载这血腥到令人发指的一切。我不知道这每一滴晶莹的水珠儿,当它划破幽暗,触碰到黑而厚重的地板,发出叮咚的呻吟,然后一切恢复沉寂,是否就意味着七十多年前,在这个城市每一寸土地上曾经浸淫的殷红能够被洗涤;是否意味着这个城市上空每一缕撕心裂肺的绝望的哀嚎能够被掩抑……

记得那天从大屠杀纪念馆走出,重新回到天地间。时值“黄梅时节家家雨”,我站在檐下,看雨水如线,却听不到水滴的足音。是啊,城市太喧嚣,任何一个声音都可以掩过那一声叮咚或滴答。一如生命之脆弱,瞬间可以被夺走。啊,南京,南京!现在,从我身边经过的或急或徐的人们,可有七十多年前三十万人中的后裔?这天地间的来来往往,是否因为七十多年前三十万个十二秒而多了一些凝重与沉思?

一个人要抬头多少次,才能够看见天空?!

是啊,一个人要有多少耳朵,才能听见人们哭泣?!

是啊,到底要花费多少生命,他才能知道有太多人死亡?!

答案,在风中飘荡。

这是江南雨季,多雨而少风。所以,我无法看见风中飘荡的答案。不过,雨也有雨的功用,不似风让人迷惘,它会让人冷静。冷静下来的南京,会发现在她空间回响的,绝不仅仅是十二秒水滴。据报道,其实就在距离大屠杀纪念馆不远处的江边,有一对男女,穿二战时日军的军服,摆出各种姿势拍照。有人猜测是商业行为,有人说是年轻人的恶作剧。无需推测,一个事实显而易见且令人震惊:十二秒水滴,并没有敲打在他们的心上。搔首弄姿的男女啊,当脚下踩踏了七十多年前的骸骨!

化干戈为玉帛?不要对我这么说。不错,当年践踏南京和长江的皮靴,确实早已溃去,但在东海,在南海,国人莫非没有听到似曾熟悉的足音?

我不是民族主义者,所以我无意渲染仇恨。我只是想说:三十万同胞

的尸骸为证,不要让他们魂灵,在风中飘荡!所幸,今天,这里有了这样一座纪念馆,这里每隔十二秒,就有一滴水声敲打着我们,考问着我们。梅雨江南,梅雨南京。在这有雨无风的季节,有一个答案被雨水浸透,又以涓涓之态汇入扬子江。让浩浩之水化作亿万万个十二秒水滴,让滴水之音成为警世的洪钟大吕!

战争搅动着悠悠历史长河,却也带走了数不清的年轻生命。难道战争就不可避免吗?是的,又不是。在过去千万年的历史岁月里,战争与和平总是不能调和的。人类期待的和平不知从何而来。

答案在风中飘荡:这需要全世界不安分的野心家收起心中对他国利益的觊觎,需要爱好和平的人奔走四方,敢于为反战而献身,更需要各国人民跨越语言文化的沟壑,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奋斗。

所幸,自二战以后,大型战争正在渐渐减少,总体和平的局面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福祉。这无疑是和平与发展带给人类幸福最好的例证。和平就像一粒定心丸,给发展注入了强大的信心与勇气。和平与发展的潮流势在必行。

风,还在吹。将新生与毁灭的谜送进人们脑海,将和平与战争的谜吹进人们心底,将发展与落后的谜藏在人们生活里。人们纷纷给了风不约而同的答案,是什么?正是:铸剑为犁,携手复兴。它在风中飘荡着恰似那一面面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,点燃人们对未来的希望。